

講古 往事中国

新编

古春风楼琐记

(台) 高拜石 著

【第肆集】

老佛爷过中秋

——清宫中秋话慈禧

人是谁杀的

——光绪猝死之谜

大宅门

——百年老店同仁堂成功之道

作家出版社

講古

往事中國

新編

古春風樓瑣記 肆

[第肆集]

(台) 高拜石 著



作家出版社

(京权)图字:01-2002-5055号

正中书局授权作家出版社独家出版简体中文版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编古春风楼琐记. 4/高拜石著. -北京:作家出版社,
2003.9

ISBN 7-5063-2755-4

I. 新… II. 高…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021709号

新编古春风楼琐记(四)

作者:(台)高拜石

责任编辑:王宝生

特约编辑:多人

装帧设计:曹全弘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码:100026

电话传真:86-10-65930756(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总编室)

86-10-65389299(邮购部)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http://www.zuojiaclubanshe.com

印刷: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开本:880×1230 1/32

字数:280千

印张:12 插页:3

印数:001-10000

版次:2003年12月第1版

印次:2003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7-5063-2755-4

定价:25.00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绝命的控诉——沈北山激怒效龙比	1
启民智，伸民权——汪穰卿抱才坎坷	20
倒霉官——史绳之宦海波澜	33
老佛爷过中秋——清宫中秋话慈禧	40
光绪帝上学——清德宗读书生活	49
薄命红颜——胭脂官井话珍妃	63
帝女生涯——谈谈清末两个公主	82
锋芒太露——张樵野获谴与死后开复	96
光绪帝猝死之谜——谁是毒杀光绪帝的凶手	114
朝中无人难作官——李士棻及其罢官经过	141
政海风暴——瞿鸿禨与丁未政潮	150
百年老店同仁堂——乐达仁与乐家老铺	171
不甘寂寞是政客——丁未以后之岑春煊	178
猎杀禁卫军头——腊八粥与良弼之死	197
中国最后一个太后——主张禅政之隆裕后	208
豪商哈同——爱俪园五十年兴亡记	241
金石痴——李煮石三十二芙蓉砚山	266
虎父无犬女——崇德老人曾纪芬	272
神医费伯雄——孟河费医与翁氏叔侄	285
政绩一把罩——清末好官陶方之父子	293



直声震海内——梅阳山人江杏村	312
大将屈死——辛亥长沙殉清之黄忠浩	322
会做官，肯做官——絮漪园与袁海观	336
诗书双绝——华阳诗人顾印伯	355
才气都教美色掩——沉夔笙《东海渔歌序》	364
莫得罪言官——贺寿慈与琉璃厂书肆参案	371

绝命的控诉

—— 沈北山激怒效龙比

《翁同龢日记》光绪二十五年（公元一八九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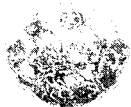
连日为沈鹏在京，欲许大臣，同邑公议遂令出京。旋天津登其疏稿，而论者遂疑余主使。沈既归，又作《辩诬》一篇，于是同乡益愤，痛斥之，始允不再闹事。噫！沈一痴子耳，其人不足惜，而欲累及师门，亦奇矣哉！

又，光绪二十六年二月初三日记：

闻沈痴提省甚好，可根究也。又闻沈发省永禁，与陈鼎、吴式钊同罪，有丧心病狂语。连日谣言百出，可以息矣。

沈鹏是翁得意的门下士，应诏陈言，严劾三凶，虽是有激而然，但据孙师郑（雄）所为《故翰林院编修沈君墓表》谓：

君之弹劾三凶，实与文恭师（翁）之去国，隐有关



系，君之毅然奋笔不畏强御，忠诚抗夫龙比，勇气过于
贵育，盖既以酬报真知，又以保护圣躬，巩固国祚，为
公为私，两无所憾，异时修信史者，其必有取乎吾说也。

孙、沈同出翁之门下，其言要亦可信，而翁的日记中，斥其
为闹，指其为痴，称其为“不足惜”、“累及师门”云云，盖其时
翁被放逐，忧谗畏祸，惟恐牵连，死生功名之际，虽谊属师弟，
亦不能不故作违心之论，以求免祸，言之可为太息！

沈鹏，江苏常熟人，原名沈棣，字诵棠，以后改名鹏，号北
山。父“咏楼先生”，于李鸿章和太平军李秀成在上海血战时，曾
在李幕，参赞戎机，才华卓越，偏是性情狷介，所以事定之后，
仅授个铜山县教谕，这位老先生，苜蓿自甘，不求闻达，做了几
年冷教官，到同治五年（公元一八六六年），便去世了。

身后萧条，家贫如洗，遗有三个孤儿，长子鸿祥，字筱楼，
也是有才无命，年轻轻的便赴修文之召，只生一子同午，方在髫
髻，妻赵氏守节抚孤。

次子鸿声，字荫鹤，也才十余岁，北山是第三子，亦仅五龄，
一门孤寡，食贫度日，北山跟着仲兄读书，敬事寡嫂，到了十五
岁，考取了一名秀才，便出外就馆授蒙，束脩所入，统捎回家给
兄嫂，自己敝衣粝食，异常刻苦。

同县张隐南（鸿），和北山是总角之交、意气尤复相投，见北
山景况甚窘，请他在家，教授幼弟，一天，他和北山谈起，同
乡翁叔平翁师傅，正兼管国子监事务，在南学招收各省有才学的
士子肄业，他认为北山资稟甚佳，淹滞乡里，极为可惜，劝他进
京求学。

北山也深以为然，只是日常生活都成问题，哪里筹得到川旅
之资？

张听了，遂把历年考书院的膏火奖金，七拼八凑，凑成了二百两，送给北山，北山感激了朋友的好意，便摒挡行李，北上燕都，不多时便考进了南学，孜孜汲汲，刻苦用功。

光绪中叶，翁叔平、潘伯寅都是提倡汉学，《公羊》、《说文》盛行一时；李若农（文田）诸人，也是研究各种考据以及舆地之学的，遂蔚成风气。北山天分既高，学力又勤，在南学中，渐有名气，这班大老们，都是爱才若渴，尤其是翁叔平对沈，为了同乡关系，特别垂青，对他的学行时加赞美，不过觉得这学生做学问是没得说了，在政途上却不是开展的人物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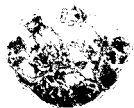
光绪十九年癸巳，顺天乡试，北山被录送入闱，高中了前五名举人，俗称“经魁”，出翁门下，孙师郑却中了“南元”，谒师之日，翁叔平对这两位门生，深深勉励一番。

甲午（光绪二十年）春闱考试，沈、孙二人，果然不负师门期许，北山考中二甲进士，孙却考了三甲，朝考幸都用了庶吉士，散馆后授职编修。

这时，北山方二十五岁，也算少年科第得意。

从前读书人，中进士入翰林，免不了要请假回乡祭祖谒墓，未结婚的，还要玉堂归娶，风光一番。北山在南学时，为刘雅邵深深赏识，把他胞弟刘韵士之女，许配给他，这刘小姐性情柔顺，文字又佳，不幸天赋以才，偏靳以寿，才订鸳盟，便醒蝶梦，在北山科名未就之前，突患了白喉急症，奄然而逝，北山本是性情中人，知道了后非常悲恻，便时常念着“无才薄命不祥身，天遣凶灾到玉人”的句子，因此趁着回乡谒祖之便，带了刘小姐灵柩，回籍安葬，亦算完了一桩心事。

出京之日，免不了许多同乡亲友替他饯行，从天津搭轮直达上海，他也不停留，便换了小火轮一直回到家里，兄弟叔嫂见面，自是悲喜交集，开贺祭祖，热闹一番，接着设席接风，这年少的太史公，给趋炎趁热的亲友，像捧凤凰似的，筵宴不绝。



北山是忠厚人，原也不予计较世俗炎凉之态，但他心事重重，家里穷不用说了，好不容易聘了刘小姐，又是昙花一现。这都不算，他发迹之始，即逢对日开战，海陆师燿，朝中派别森列，老母班、孩儿班，主和派、主战派，闹个不休，荣禄再起，外和刚毅朋比，内结李莲英，日和正人作对，渐是小人道长，君子道消之时，他平日仰慕杨椒山、史可法为人，目击时艰，殷殷无极，很想有所建白，胸中郁郁不乐，加以名士积习，不事修饰，所以在一般人看来，这新贵人，门第虽更，寒酸气尚未褪。

武进费念慈，字杞怀，号西蠡，是己丑（光绪十五年）科进士，也是翁同龢门生，翁称他“蕴藉有经术，无所不通，佳士也”，因出典学差时，被人参劾，说他和士子通关节，虽经查无确证，自后未即大用，退居苏州，好在家里富有，也不放在心上。他的夫人，是同治元年（公元一八六二年）状元徐颂阁（郟）的小姐，工诗善画，算是江南名媛，费氏对这状元宰辅的才貌俱全千金，敬爱之极。

费杞怀以翰苑清才，匹“榕全老人”的娇女，隐居吴门时，攻诗论画，他俩合作有《秋窗论画图》，翁同龢曾题其上，句云：

画师世斗量，几人识画理；
惟有贤豪流，酝酿本书史。
蓬莱不欲住，归去弄云水；
仙人在何许，并几笑相视。
摩挲苏米迹，抉剔倪黄髓；
槃槃千古心，并入数番纸。
秋风昨夜来，关山渺千里；
孰云江南好，雁讯杂悲喜。
以兹论画法，平量天下士；
宗派各分张，真伪多疑似。

世人无可语，良友深闺里；
彼哉比翼图，宝贵良可鄙。

可征其伉俪之情。

《续孽海花》中，则形容费是“惧内”的，如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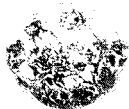
筱亭（影射杞怀）笑道：“你的见识是比我高，人家说我怕你；棋高一着，束手缚脚，真教我怎么不怕呢？”他夫人听了，把嘴一噘，两眼朝他一瞪，筱亭就不敢多说……

从来谈惧内的，无过于《回波词》里“回波尔时栲栳，怕妇也是大好”。那御史大夫裴谈，怕他太太如对严君，他的“三畏论”，也是称传千古，但房帙之间，谁也说不清楚，大抵由爱生敬，敬之极也就不免存着三分畏意，从不忍拂其心，渐而不敢违其意了，何况闺中人，又是个美慧的扫眉才子？自然是“得狮子力居多”。

沈北山那年回到常熟，到西域的“虚霁园”访“候园主人”曾君表、孟朴父子，恰巧费杞怀也从苏州来，在客座里碰了头，翁同龢的侄子弢甫观察（道员），便介绍北山和杞怀见面，论翰苑科份，杞怀是前辈，北山却是新科贵人，是国子监南学出身，学问也过得去，彼此恭维了一番，便同席倾谈，席间触动了“相攸”的念头。

原来，杞怀膝下尚有一位小姐，韶秀敏慧一如其母，因为择婿为难，二十还犹待字，杞怀见北山才学高卓，一来是现成翰林，再则是翁相国的得意门生，便想攀上这门亲事。

回苏之后，便和夫人谈起，随即托人做媒，北山知道费家是富贵阀阅，自分寒素，初犹不敢高攀，无奈费家很热心的要这翰



林女婿，不计较排场，要他人赘。

北山回家和兄嫂商量，亲友们都以费家门祚显赫，结了亲家，也好有照应，北山是实心人，本性又没有决断的，便也同意了，下了定，过了礼，等到北山散馆之后，得了“编修”，择吉到苏入赘。

就在戊戌这年，翁师傅给荣禄、刚毅排挤，放归田里，或传和汪柳门（鸣銮）“离间两宫”案有关。汪是费妃怀老师，翁是沈北山的座主，上年汪去，费已无限失望，如今翁又失势，朝局大变，大家本来都没有好心情，偏又北山入赘之时，丈母娘一看，只觉得这新官人矮小清瘦，没有一点挺拔雄伟的气派，心里不十分高兴，新娘子揭起红巾一看，更觉得所仰望而终身的，原来这样萎靡，心里一酸，匆匆成礼之后，便走向母亲房中，放声大哭。

关于沈北山费府赘亲一幕，小说《轰天雷》叙述的，情节很多舛错，张隐南和北山是总角之交，说他所写的，“自问可作北山的行述”，自然不致十分离谱。在《续孽海花》中，说那费夫人：

看见了这个女婿，正是心中又气又恼，给女儿这一哭，更就发起火来，向女儿说道：“这怪不得你，我也看不下去！没有别的，只要问你老子便了！”随向老嬷等厉声说道：“快去找老爷来，等我问他。”

本来丈母娘看女婿，俊的话，是越看越有“趣”，不然，就是越看越有“气”了，无非疼爱自家闺女，生怕她受了委屈。这是女人家的通病，原不只费太太是如此，不过她“脾气厉害，是很有名的”而已。

等到王嬷去请“老爷进去有话讲”时，《续孽海花》中写得很妙：

筱亭听了吃了一惊，带走带问道：“王嬷，太太有什么事要说？”王嬷道：“小姐在上房哭，太太也有点儿恼，要找老爷。”筱亭道：“大约是姑爷不入眼吧！”王嬷笑着点点头。筱亭道：“我也没有法子，哪里知道要变的？”王嬷道：“什么变？难道姑爷的脸会变的？”筱亭道：“胡说！你不懂的。”他的右手不禁搔搔头，那两道眉登时蹙紧了……

这一段写费杞怀最关心的是“朝局之变”，一切希望都感到渺茫，不期而然地说出“哪里知道要变的”话，可知道当初相婿之时，爱才还是其次，想由北山而攀结翁相国还是第一。

当晚，新姑爷回房夜饭，就是合卺喜筵，新娘没有出来，北山枯坐到夜深，还不见新娘回房，便独自和衣睡了，一直到天亮了，老丫鬟才簇拥着小姐来了，北山赌气起床要出去，对着新娘子发话了，说：“咱们的婚姻，自分寒素，本来不配的，不料尊大人第一次托曾君表做媒，当时婉谢了；第二次又托翁弢甫来，说了许多迁就的话，我一时感激知己，才答应了。不料昨天结婚后，惹得府上生出许多烦恼，小姐大约很不愿意，现在只有请尊大人想个法子，我是没有不答应的，好在只行了结婚的形式，请小姐去和尊大人商量一个妥善办法。倘若小姐不去说，只好由我去当面直谈的了。”

这几句虽软强硬的话，很有理，也很厉害，新娘哪会不懂，听了益发哽咽的不成声。自有随身丫头报与杞怀夫妇，费太太还恼他摆架子，倒是杞怀想着这事总得敷衍一下，出来打个圆场；更何况是旧制婚姻，嫁鸡随鸡、嫁狗随狗那句话，而缙绅之家更轻易不能有离异的事，也即是男女有一个负气走了的，那也是极不名誉的，给人家当作话柄。

所以，第二天的晚上，费小姐也早早回房，总算同衾共枕，



乾坤定矣，极勉强地完成了一段姻缘，究竟有无花开并蒂，钟鼓乐之，那就不可知了。

北山在费家匆匆地过了一个月，也带了新太太回乡谒祖祭墓，拜见亲族，在兄嫂家里住了几天，又回到苏州，丈母娘劝他赶紧进京，拿出“大丈夫志在功名”的大话，来期勉他，又替他打算，暂时没有带家眷的力量，把小姐留在家里。北山虽有些听不进，但话是句好话，本性又羸弱，也无法驳回，只好答应了。

小说中写到这里，写北山：

回到房中，向着夫人道：“我们刚刚新婚，你的母亲又要赶我走了。”他夫人绷着脸说道：“你现在养不了我，不进京力图上进，难道你一生光靠着丈人过日子吗？你就没志气，我还要我的脸呢！”北山道：“我也并不是不去，夫妻新婚总有些恋恋的。你怎么又生气呢！”那夫人把嘴一噘道：“咱们的夫妻有什么恋恋！我才不恋恋呢！”北山听了，也不再说下去。过了一二日，就收拾行李回到家乡，见了兄嫂，许多朋友很诧异地问他：为什么新婚不久就要进京？北山是悒悒不乐，也说不出所以然来。没有多少时候，北山便到了北京……

这一段也写得极逼真，把费小姐对婚姻不满意的悒郁之怀，曲曲描出，但旧式女子确也有功名心热，把房帙之恋视为其次，才算为贤妇的。

如林旭的夫人沈鹊，据说也为了林旭婚后，“畜于妇翁，妇郁都不乐，乃援例入赘为内阁中书”（见陈衍所作《林旭传》），结果凑了“戊戌六君子”之数，而登了鬼策，即是一个例子。

只不过“北山佳期”那天有了那么一幕，而他素性又是属于内向型的，想起自己幼年孤露，好容易订了刘家的亲，又患了白

喉恶疾，魂归离恨；玉堂归娶，原希冀玉软香温、珠联璧合，却不道受到不愉快的打击。他诗词本好，书呆子一腔情愫，满拟在画眉之暇，斗韵寻句用的，想不到这娇惯了的苏州小姐，竟无一点深怜热爱的表示，他的委屈可就大了。内向型的男人，居多患的是忧郁症，神经受不了刺激，刺激久而深，精神免不了成了变态，北山就是这么一类人物。

墨子说过：

乱何自起？起不相爱。

拿破仑说：

失去了爱，生活就离开了轨道。

里却德也曾说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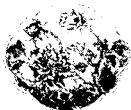
对爱情愈认真，失恋的苦痛也愈深刻。

古今中外似无不同，北山婚后得不到满足的事实，怏怏北上，《轰天雷·说部》所说，虽说得太过分了，但《清朝轶事》里亦载他：

路过上海，曾在荟香里，弋一雏妓，名小红，沈见之，惊为天人，以英蚨五千，谋一夕欢，后每托咏吟，以寄拳拳之思。

又说他：

见女人则追踪而往，友人目之为“花痴”……



他以佯狂之质，偶娇养之女，矢志房帑，遂致横决，为公为私，欲求轰烈以死，其心也极为可哀了。

北山到京之后，住在会馆里，依例销假，拜老师，会同年等等，到底费岷怀总念翁婿之谊，写信给同年，荐他在一个旗下大老家坐馆，那主人因他是个翰林，还相当礼待，有时到书房里闲谈，谈谈便不免谈到宫廷时事。

那时正是慈禧二次垂帘，光绪帝幽囚瀛台，将要被废为“昏德公”的时期。这旗籍主人不用说是拥护太后老佛爷的，把光绪帝说成如何无道、如何荒唐、如何悖谬，添油加醋的说，再把光绪帝的种种劣点，归罪于专直讲帷的翁师傅之启迪无方，与张蔭桓的逢君之恶，当时这一派的议论，最为流行，旗下大老们，谈起便是这些话，来往的也都是这类人。

北山听了，颇不为然，尤其有关翁师傅的话头，更不堪入耳，免不了和人家辩论，至于争得耳红颈赤，这旗人东家，觉得不合式，不多时便借个题目，把他婉辞了，北山也不在乎，仍旧搬到会馆里住下，而生活所需，也只好走向典质借贷之途，屡想回南，费家总是去信劝止，闺中人又从无玉珰（玉制的耳饰）函札，鱼雁相通，他疑郁相乘，精神昏惘，终日闭户枯坐，咄咄书空，几个同乡亲友要想劝慰他，也无从劝起。

一日，张鸿从衙门下来回到会馆，忽见北山站在阶前，便招呼他到房里坐谈，北山见张鸿的桌上有一篇文章，随手取过来一看，却是拟劾荣禄、刚毅、李莲英三凶而未发的疏稿，北山一面读着一面击节，说疏草中所说都是他心中所欲言的，便向他借回详看。他回到房中，即就灯下，略加点窜，自草成一折，第二天清早，便敲张的房门，瞪着满眶红丝的眼睛道：

“我决定了，我的办法决定了，我的命儿也决定了。你

看……”

说着随手把一卷纸页递了过去，上面写道：

为应诏陈言，敬祈据呈代奏事：窃职伏读九月初二初五日上谕。因旱灾将成，诏诸臣各抒谏论，冀迁和甘，仰见朝廷宵旰忧劳至意，职随于二十一日恭具一疏，当堂赉呈，冀得代递，以未合体制，格不得上。今者畿内雨泽既降，目下似可以无言矣。然甘霖不降，四野亢旱，民生之忧，国家之忧也，不得不言也，三凶在朝，上倚慈恩，下植徒党，权震天下，威胁士民，包藏祸心，伺隙必发，危及至尊，四海悬心，切于剥肤，盗贼于是乎窃伺，强敌于是乎覬觐，尤君父之隐忧，国家之巨患也，忍待罪畏祸而不言乎？

隐南一口气读了到此，对北山说：“老兄！你具疏请求赉呈，既给顽固的徐老道把你拦了，干吗再来这个，保得住他再不设个词来阻止你？那三凶又指的哪些个？”

北山长长地叹口气道：“前儿的疏本，徐老道他不代我递，回来细看，自己也不满意，昨儿拜读你所拟而不发的大文，因此连宵又重新写了这个，他能阻我一次，总不能阻我二次，三次以至无数次，吾舌尚存，吾头可断，充其量把命儿丢了算了，有什么值得可惜！至于那三凶，不过把你拟劾的荣禄、刚毅二人，再把万恶权阉皮硝李湊上而已。你再看看有什么说得不透彻的没有？……”

张隐南一面听一面看，心里想：这人近来心情好似有什么难言之隐，怎么变得这样激烈？顺着眼睛望下看到：



谨即前疏所言而增甚未备者，请为皇太后皇上陈之：窃闻大易所言，乾为君位，史官所记，日为君象，此中国数千年相传之恒说也。若古来垂帘之政，则惟宋之宣仁太后，治称极盛，此外若汉之和熹邓皇后，亦有美政，纪于简编；然考其时，皆国君嗣服，尚在冲龄，始举此制，故汉安帝之年稍长，杜根则有谏言，而宋章献太后之时，范仲淹亦尝常诤之。若今日我皇上之临御天下也，二十余年矣，而去秋八月，臣下犹慕奉皇上吁请皇太后训政，此惟为母止慈，圣皇止孝。度越万古，超轶寻常。或谓皇上因遴逆臣康有为之变，而吁请皇太后以定危疑；或谓皇上因圣体违和，而吁请皇太后以持国政；度今一年以来，皇太后之调护圣躬而训启圣聪者当已圣德日隆，圣体日康矣，为皇太后计，则归政之时也……

张隐南看到这里心里想：这人真要做不怕死的忠臣了，怎么提到请老太太归政？胆子可不小呢！再向下读去：

惟今日者，或谓皇上以时事多艰，而欲承乎慈训，皇太后亦以国事为重，而略形迹之嫌疑，此则圣慈圣孝，亘古同昭，臣下岂敢有他说！独是此后皇上圣躬之安否如何？天下万世不能不以此为皇太后之责任。何则，必有鲁恭、袁敞、杨震以为之臣，而后得成和熹之治；又必有司马光、吕公著、文彦博以为之臣，而后得成宣仁之治；况司马光、吕公著诸人，虽奉宣仁太后以为政，其于宋帝固无纤芥之嫌也。若今三凶在朝，凭权借势，上托圣慈之倚畀，隐与君上为仇讎，而其余之以世仆而快快于少主，以党阉而窃窃患失者，咸有不利其君之心，以希永保富贵之计，核其情欺往往而然，而三凶又为之